



记者和死神

许长军等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记者和死神

● 许长军等著

○ 北方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何 声
封面设计：王向群
环衬设计：徐晓丽

记 者 与 死 神
Jizhe Yu Sishen

许长军 等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外公裕街10号)

哈尔滨外文印刷厂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· 张印3 · 插页2 · 字数210,000

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,500

ISBN7-5317-0417-X/I·418 定价：4.10元

目 录

失踪的探亲者.....	(1)
龙山国宝失窃案.....	(11)
霹雳舞星.....	(39)
关东大侠的恋情.....	(68)
乱世红颜报国心.....	(111)
曲径寻幽.....	(155)
记者和死神.....	(200)
她不是女特务.....	(233)
地上的人，天上的月.....	(263)
金沟黑人坟.....	(279)

失踪的探亲者

方 晏

1

也许是出于无聊，也许是出于职业习惯，班彩霞总愿看报纸的屁股和中缝，那里的“声明”、“启事”、“广告”之类东西使她颇感兴趣；当然，最感兴趣的还是“征婚启事”，因为自己已经是25岁的姑娘了，对象还八字没有一撇。虽然她不想“应征”，但条件好的也可考虑考虑，必要时写信问问，切勿莫失良机。

此时，她看罢几则“声明”、“广告”之后，明丽的目光停留在一条“启事”上，觉得这条启事与众不同，它新奇、特别，使她触目惊心，为之一震。启事是这样写的：

7月21日在江野县大西山发现一具无名女尸，皮肉及衣物业已腐烂，无法辨别其年貌、身份，更不知其姓名。有知情者请速与江野县公安局联系。

×月×日

惊愕之余，她立即慌张起来，想起了到江野县野马岭去探亲的姐姐班彩云。算计一下，姐姐到千里外的野马岭探亲已经两个多月了，迄今音讯皆无，好不叫人惦记！看到了这条启

事，她的心更不能平静了，总是乱腾腾的，空荡荡的，最后竟坐立不安了。工作进行不下去了，索性找出纸笔，给姐夫、姐姐写封信，问问情况，待姐姐回来之时，也好到车站去接。

一星期后，她接到姐夫杭天的来信，说彩云根本没到部队去。彩霞大吃一惊，姐姐没到部队去，到哪儿去了呢？她又想起了那条认领尸体的启事，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，便向单位领导请了假，对母亲谎称出差，登上火车，匆匆忙忙赶奔江野县去了。

2

昨夜一场暴风雨，直搅得沟满壕平，山洪狂泻。今天早晨，江野县公安局刑侦股股长卓尔越刚刚起床，便接到局里电话，说是大西山乡西山密林的水沟里发现一具女尸，让他赶紧奔赴现场。他来不及洗漱和吃早饭，便和侦察员小岳等几个人乘车赶到了现场。

正值酷夏季节，天气燥热。太阳犹如烘炉，将一道道火舌投向地面，潮湿的地面很快就干燥了，卓尔越等几个人赶到现场时，四周已经围满了人。好在，第一个报案人懂得一些法律知识，认真保护了现场，这给侦破工作带来了方便。

尸体平卧在一条顺山而下的水沟的深坑里，想必当初被泥土掩埋较深，一时未被发现。昨夜的暴雨引来一场山洪，卷走了掩埋尸体的泥土，才使女尸裸露出来。死者身高约有一米六五左右，这在女性中是身材较高者。一眼可以看到她披散着黑黑的长发，侧身仰卧，面部皮肤已经腐烂，五官塌陷，已经无法分辨清楚了。身上的衣服和脚上的粉红色皮鞋，倒依稀可辨。死者上身穿着桔黄色真丝衬衣，散着扣子，露出白色乳

罩，下身是牛仔裤，没系裤钩裤带，露出里边粉红色的尼龙丝裤头。因为周身皮肉已经腐烂，验尸工作无法进行。死者身上未留下任何证实姓名、身份的证件，也不知道年龄。几个人商量一下，只好将尸体和衣物作了妥善处理，卓尔越便和同伴赶回了县公安局。然而，经过多方面侦破工作，这具无名女尸案还是没有一点线索，成了江野县一件积案。

卓尔越和同志们都感到压力很重，才在报纸上登了一条认领尸体的启事，指望从外界得到一点蛛丝马迹。然而，20多天过去了，还是没有一点头绪。卓尔越不禁有些失望。

3

彩霞轻轻敲响了江野县公安局刑侦股办公室的门，得到允许后，她大大方方走了进去，朝卓尔越说：

“同志，我是从东北来的，为无名女尸之事……”

一听这口浓重的关东口音，卓尔越差点笑出来。他给她让了坐，问明来意后，心里十分高兴，便叫小岳拿出死者照片和衣物，让彩霞辨认。

看着照片和衣物，彩霞迷惑了。

死者的身材和外形大体轮廓倒很象姐姐彩云，可是这内衣、外衣和皮鞋，却没有一件是姐姐离家时穿的，她不敢怀疑死者有可能是自己的姐姐。她出神了很久之后，慢慢摇头，然后离开了江野县公安局，到150里外的野马岭驻军部队去了，彩霞的姐夫杭天在那里任营长职务。

杭天和彩云姐妹是同乡，从小就前后村住着。从小，彩云和杭天就非常要好。杭天家里生活困难，是彩云拿出自己在镇制药厂当会计时挣的钱供他念了大学。五年前，杭天大学毕业

后，两个人便结了婚。但是，军大毕业后的杭天分配到野马岭驻军当了营长，两个人婚后分居了四年之多，杭天28岁了，彩云25岁了，还没有孩子。彩云多次要求调到一起工作，况且已经具备随军条件，但杭天总借口工作很忙，带了家属不方便。于是，两个人只好靠每年一次的探亲假会面。近2年，到了探亲日期杭天却没回来，说什么在搞重要军械研究而脱不开身。无奈，彩云便请假到部队来了。这一次是5月初来的，迄今已达两个半月之多。彩霞和母亲还以为彩云在部队住着，没想到杭天来信说彩云不在部队。这可真是怪事！是没来呢，还是来过离开了呢？彩霞决心弄个水落石出。

4

她没有直接到营里去找杭天，而是直奔团部找了团首长。团首长没有一个知道彩云是否来部队探亲的。彩霞愣了。她拐弯抹角，打听杭天在部队的情况，因为她早从姐姐口中知道，杭天有点讨厌彩云了，前几次探亲常吵架，还闹着要离婚。

“不瞒你说，杭天这个军械营长，和军械研究所一名女大学毕业生打得火热，有人看到过他们曾经拥抱亲吻。为此，我们批评过他们。”团政委说，“但他能因此对你姐姐……”

团首长也不敢往坏处想。他们给彩霞偷偷安排了住处。然后，派出得力干部，对彩云是否来队探亲以及那些日子杭天的所做所为进行了详细调查。调查结果证明，没有一个人知道彩云来部队探亲一事。而按彩云离家日程算起，她到部队的那个时间，恰好全团有紧急公务外出了，杭天也随队伍走了，并有人证明他一直没有离开部队。

“事实证明。彩云来部队探亲，与杭天一直没见面。两个

多月来，家里人一直以为彩云在部队，而杭天，一直以为彩云在家里。现在看来，彩云确实失踪了。”团政委安慰彩霞，“不要难过，我们一定配合当地公安部门，把问题查清楚，为你找到姐姐！请你密切配合，为我们提供一些情况。”

“谢谢首长！”彩霞十分激动，含泪点头，走出了团部。

彩霞走后，部队立即派出两名干部去江野县公安局参与侦破工作。根据彩霞提供的线索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开始了。

5

给卓尔越当助手的是部队团里的一个干事叫隗海，原来在杭天营里当文书。不知什么原因，自接受了调查侦破彩云的案件后，他便有点精神恍惚，常常疑神疑鬼，甚至无端地发呆，工作也不十分热心。卓尔越看出他不愿做这项工作，曾暗示他可以回部队去；然而他迟迟疑疑没有表态，终于还是和卓尔越一道开始了工作。

他们首先找到江野县客运公司，走访了五月六日从江野县火车站发往野马岭的客车的售票员小程，让她仔细回忆，有没有见过一个身高在一米六五左右、尖下颚、大眼睛的姑娘，梳着披肩发，上身穿白地红格乔其纱短袖衫，下身穿藏蓝色毛料裤，脚上是黑色礼服呢面的布鞋，提着一个烟色旅行包。这个姑娘最大的特点是说话时总是爱笑，口音里夹着浓重的关东方言土语，答应对方时好用“嗯哪”，常常把“干什么”说成“干啥”。

一提到这些，小程眯着眼睛沉思起来。好一会，才咯咯地笑了。她说，确实有这么一个人，是到野马岭站下车的。

“当时，我好象看见，她下车后有一个大高个的年轻军人来接她，两个人站在汽车站热情地握手交谈。后来，因为我们的汽车开走了，他们的情况我就知道了。——哎！真有意思，那个姑娘说话时笑呵呵的，土语很多，逗人发笑。”

卓尔越面露喜色，盯着天真烂漫的小程，继续问道：

“你看那姑娘有多大岁数？来接她的军人多大岁数？长的什么样？”

“那姑娘有二十四五岁年纪，挺白净。那个年轻的军人也在二十四五岁左右，长的么——”

她把眼睛转向隗海，认真地打量一番，朝卓尔越说：

“个头、长相和这个同志差不多，也是四个兜的。”

隗海的脸“刷”地一下红了，赶忙低下头，胡乱地往笔记本上记着什么。他偷偷地溜了卓尔越一眼，见同伴仍然不动声色地坐着，聚精会神地听着，才轻轻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“嗯！你说这个人很象杭天，他的身材、个头、长相都和我差不多。”隗海并不十分平静地说，“卓股长！我看应该重点了解杭……”

卓尔越看他一眼，示意他不要多讲话，而后转脸望着小程，希望她多提供一点线索。但是，小程再也说不出其它情况了，多叫人失望啊！

卓尔越将掌握的情况向局领导作了汇报，经研究决定，首先要弄清楚到野马岭汽车站来接彩云的这个军人是谁，这样，才会找出侦破工作的线索。情况已经证明，彩云来到部队那一天，杭天随同部队执行任务去了，没有离开营部，到野马岭汽车站接她的肯定不是他。那么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为什么他要来汽车站接彩云呢？这一连串的问号涌进了卓尔越的脑海，

翻滚着，回荡着……

6

野马岭汽车站并非正规的大型停车站，只是在几十户小村子中央的公路边，临时立起一个标牌，胡乱地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墨笔字，告诉人们可以在这儿候车。平时，在这儿候车的人并不多，有时三五个，有时七八个，最多也不过十几个。候车标牌的旁边，有一座小小的木板房，窗户上摆着糖果、香烟，是个既想方便候车旅客，又想兼赚村邻几个零钱的个体售货亭。亭子的主人是今年近半百的黑脸膛妇女。亭子旁边，还有两个摆小摊卖水果、清凉饮料的，一个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，一个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婆。

为了弄清彭云和那个渡地的军人的去向，卓尔越和隗海先后找黑脸膛妇女、小姑娘和老太婆谈了数次，两个人共同找她们谈过，卓尔越还分别单独找她们谈过。三个女人证明，那个关东姑娘和军人在汽车站唠了20多分钟后，便搭上一辆开往江野县火车站的汽车，到江野县城去了。

这是个新线索！

卓尔越不禁皱眉凝思，感到问题复杂了，决心进一步调查。然而，隗海却一声不吭，脸色十分难堪。对于助手的情绪变化，卓尔越好生奇怪，蓦然产生一个不敢想的念头，他的心口一阵紧缩，怦怦跳个不停。然而，仅一瞬间，他便平息了心跳，排除了这个念头。

两个人默默地开始了新的侦察工作。

经过一步步跟踪侦察，卓尔越了解到彩云同那个军人从江野站乘上火车，西行近百里，在山青水秀的大西山乡下了火车，两个人到西山水库玩了几小时，在水上餐厅吃了饭，然后便不知去向了。

当卓尔越和隗海找到水上餐厅的女服务员了解情况时，女服务员好奇地瞪大眼睛，仔细审视隗海一番，突然叫道：

“哎呀！那天和那个东北姑娘一起吃饭的不是你吗？”

“啊！？”隗海大吃一惊，本能地发出尖叫声。他张大惊恐的眼睛，目视卓尔越，浑身发抖，头上浸出汗来。

卓尔越明白了一切，勃然大怒，用剑一样的目光逼视他，愤愤地吼道：

“原来凶手是你！”

隗海绝望地垂下了头……

突突突……

一阵急促的摩托车声由远而近，“嘎”地一声，在营部门前刹住了车。邮递员跳下摩托车，送来一份电报。营部里，除了文书隗海，官兵们集体去执行任务了。自然，隗海签收了这份电报。

电报是从沈阳拍来的，是营长的妻子班彩云给营长杭天发来的，让他5月6日到野马岭汽车站去接她。营长不在，这任务自然落到了隗海身上。他手捧电报，眼前闪现出一张俊俏的关东姑娘的笑脸。那长睫毛围裹的黑亮亮的大眼睛，那白皙

脸颊上永不消逝的酒涡，那红唇间排列整齐的银牙……一下子使他头晕目眩了，他有点神魂颠倒了，心儿“咚咚”跳起来。仿佛看到彩云袅袅娜娜向自己扑来，他有点难以自持了，身子酥了半边，张开双臂，急急去搂抱迎面扑来的倩影。然而，却两臂空空，手中仍然是那份加急电报。他暗暗叹了一口气，又将电报看了又看，接着漫闪二目，将四周环视一下，见一个人也没有，便咬了咬嘴唇，得意地一笑，揣起电报，看了看手表，急急忙忙向野马岭汽车站赶去。

隗海所在的驻军营部，是在距野马岭汽车站十几里路的山沟里。从营部到野马岭村，要翻过几道山冈。早春时节，草木吐绿，山风飒飒，林木发出呜呜的呼啸，乍听去，令人胆战心忪。难怪彩云要杭天来接她，孤零零一个女人怕真没胆量走这段山路哩！

隗海来到了野马岭汽车站。果然，时间不长，在从县城开来的客车上，走下了班彩云。他迎上去，跟她握手，接过她手中的旅行袋，告诉她营长和战友们到大西山乡去执行任务了。单纯的关东姑娘不知道这是骗局，便同他一道乘车向大西山乡驶去。

9

在大西山乡市场，隗海假借受营长委托，给她买了内衣和外衣。她不好拒绝，笑着收下了，急着要到山里（隗海说杭天和战友们在山里修筑工事）去看望丈夫，他却笑着告诉她，白天同志们修筑任务忙，脱不开身，当营长的更不好擅离岗位，不如待晚上下班时相见。他怂恿她到大西水库上游玩一番。碍于面子，她只好同意了，与他同乘游艇，游览了大西水库的山

水风光。之后，他请她在水上餐厅吃酒。她又不好拒绝，勉强喝了几盅葡萄酒。没想到由于心情不快，竟然醉态百出。他扶着她走出水上餐厅时，已经日薄西山。夜风徐徐，林木萧萧，在昏暗的夜色中，他把她扶到山坡的密林里，乘她昏昏沉沉之际，奸污了她，并给她换好了内衣和外衣，当她呓语谵谵时，他又一次发泄了兽欲……他担心她明白过来时告发他，竟然恶狠狠地勒死了她，将尸体拽到顺山水沟的一处锅底坑里，用土掩埋了。然后，将她的衣物和有关证件装进旅行袋，带到江野县城附近，包上一块石头，丢进了一口水井……

10

在江野县公安局里，隗海对这一切供认不讳。参加陪审的部队首长和听审的彩霞、杭天，听了之后大为震惊，悲痛欲绝。

“披着军装的野兽，还我姐姐来！”彩霞歇斯底里地吼叫着。她腾地一下，跳到凶犯面前，啪！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。但是，它能将仇恨、悲痛和耻辱打光吗？

看到这一切，杭天鼻子一酸，羞愧地低下头去……

龙山国宝失窃案

焕 喆

龙山国宝乃一尊三足红陶器皿，公元前两千五百三十二年父系氏族公社制时期制造，工艺精妙，时至今日亦属世界之最，上面绘有龙凤图腾，雕篆着比殷墟文字还要早的象形文字。这不仅是一件人类最早的艺术品，而且是研究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最为难得的文物，然而，得易复失，失而复得，而案不断发生，令国人心寒……

慕尼黑大珠宝商克尔·罗杰斯手挽着美人儿玛丽小姐，顺利地通过了入境检查，轻松愉快地走出北京机场出口，真想哼上几句马赛曲，抒发一下自己踏遍世界，畅通无阻的胜利心情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他曾随同盖世太保的父亲住在法国巴黎，父亲每每枪杀一个抵抗运动的法兰西爱国者，回家就要高歌马赛曲。父亲说：“马赛曲虽然是法国革命战歌，可是我们统治了全世界，全世界都是我们大日尔曼民族的，这首马赛曲也应当属于我们，是我们的战歌。”

罗杰斯血管里奔流着父亲的血液，马赛曲理该属于他向既

定目标进军的战歌。

在通过候机大厅时，罗杰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，扭转高大的身躯，伸开长长的两臂，一下子就将玛丽抱了起来，深深地吻了一下她那红彤彤的嘴唇。

玛丽小姐又是惊讶又是高兴，不由得娇声笑了起来。

外国客人对这种喜形于色的举止习以为常，照旧走着自己的路。他们急于走出大厅，寻找出租轿车。可是那些黄皮肤、黑眼珠的同胞就不同了，他们好象欢看稀有动物，惊奇地盯视着这一时狂喜的洋男女。

就在这时，罗杰斯的脑袋向上一抬，突然发现有个太阳镜的闪光，仇视地向自己这边刺来。他一惊，双手随即松开，玛丽小姐落在地上。玛丽小姐发现罗杰斯浅蓝色眼珠因为惊恐，变成深蓝而且瞪得溜圆，她立即收住嘻笑声，随着罗杰斯的目光回过头去。但什么也没有，那闪光的太阳镜早已隐没在人群之中了。

罗杰斯刚才轻松愉快的情绪被冲得一干二净。他拉起玛丽小姐的手，慌慌张张地冲出候机大厅，在门口看见一辆浅灰色出租车，马上钻了进去，直奔古老的北京城驰去。

二

W市龙山大酒家住进一男一女一对神秘的德国人。男的自称米勒，身高体大，一对能变化深浅的蓝眼睛，给人以威严、机敏的印象，也颇有几分狡狴之感；女的自称安妮，体态修长，线条分明，一头浓黑美发，一双墨黑深陷的大眼睛，颇似东方漂亮女郎。

据护照上标示，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，走遍天涯海角的旅

行家、兼业余考古学家。此次光临W市，目的游览龙山文化遗址，考察古老中华文化。既然是来朝拜先祖遗迹的外国人，自然受到W市党政高级官员热烈厚待，龙山文化遗址大博物馆可以随他们任意欣赏，特殊馆藏也将为他们敞开大门。

可他们太辜负主人的厚爱美意了。时过半个月，他们尚未步出大楼一次。似乎因为所住在酒家大楼的29层2号房间太高，不便出游。其实高层大厦设备先进齐全，电梯极其方便，这不成其为理由。

专为米勒和安妮服务的女服务员吴晓丹也很奇怪。这一对德国佬与其他老外不同，别的老外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进屋服务，尽管身边已经有一个美人儿陪伴，也会热情地站起来，用一双冒火的眼睛扫描上上下下左左右右，让人脸热发烧。可是这一对，却总是静躺在沙发里，一声不响地对着天花板凝神沉思，似有无穷心事。

每当夕阳返照，落霞如血的时候，米勒还愿意一个人站在29层楼的阳台上，用一个单筒望远镜，观赏市区街景和远处幽幽青青绿水，直到夜幕降临，万家灯火，才不得不离开。这时，安妮则沉进录音机传出一首忧伤的音乐中。她那黑而大的眼眶里，水汪汪的，似有一种倾诉不尽的哀愁。

“米勒，他们不会知道我们在这里的。我想念外公，我非找到他……”

“不，亲爱的，你听我说……好吧，今晚咱们去找找看。”

米勒看见安妮激动地走来走去，便缓和口气哄着她。他伸开两臂想拥抱她，用温柔缠绵安慰她，没想到安妮却象一头被激怒了的母狮，高声喊叫着：“别过来！不要碰我！”